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深圳古名新安县(后为宝安县)，新安县志中颇多海中物。分“鳞”“介”两类，前者是鱼类，后者是带壳贝类。有些至今仍常见。

沙蚕。“一名龙肠，形如蚯蚓，长四五寸，大如指，色淡红，处沙滩中，味清性寒。”去厦门旅游，曾纪鑫先生做东，席上有一盘冻品，夹起来颤颤巍巍，似皮冻，比皮冻透亮，蘸调料吃，清脆弹牙，主人介绍说是土笋冻，乃闽南特产。土笋者，即沙蚕。今日深圳几乎绝迹。

马鲛。“滑皮，尖嘴，长身，义(读作“意”，古代的一种刀具)尾，以腊月出，至三四月乃海鱼之美者。”盛文强兄说，此即鲛鱼，南北皆有，山东沿海地区的鲛鱼饺子向来是待客佳肴。今天深圳的生鲜市场上有成盒的马鲛鱼肉卖，据说与鲛鱼还是有点区别，只是非常相似。非研究者，聊备一格。

蚝。“出合澜海中及白鹤滩，土人分地种之，曰蚝田。其法烧石令红，投之海中，蚝辄生石上。或以蚝房投海中种之，一房一肉，潮长房开以取食，

一直很佩服那些工艺美术大师，想起曾采访过的一位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、“泥泥狗”忠诚的守望者许述章。

许述章，河南淮阳县白楼乡人，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他，从十几岁就开始做泥泥狗，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艺术家。在老许家乡河南淮阳城北陈楼、许楼、金庄等十多个村，村民祖祖辈辈有做泥泥狗的传统，然而如今，捏泥泥狗的人少了许多，不过许述章耐得住寂寞，几十年如一日坚守这门艺术。

老许是他们家第八代从事泥泥狗制作的人了，他的技艺是跟祖父学的，样式都在脑子里，都是一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。许述章曾把他的泥泥狗带到上海世博会，那些泥泥狗神态各异：用胶泥捏制，全涂黑底，用红、绿、白、粉红绘上点、线结构的图案，具有漆器文化的格调，又像绳文、格文、古陶器的书法，造型古朴，艳而不俗。

泥泥狗的取材，大都来自古老神话。“猫拉猴”“双头狗”“母子猴”“图腾柱”“驮子斑鸠”……造型各异，品种繁多，有的精致细腻，有的粗犷简约，生动

几场春风就绿了枝头，小区里的花次第开了。

杏花一波，桃花就红了那么几天，梨花一股脑地就全开了。行道树上梨花美得如云在树，一团团一簇簇，粉红的花蕊，风吹过，一闪一地在枝头摇动，如锦如雪，清灵素洁。

仲春时节，是榆叶梅一年中最惊艳的时刻。粉艳的花瓣层叠有致，细密精巧，完全和它普通的叶子不相关，集大俗与大雅于一身，榆叶梅是也。

紫叶碧桃。大红的花朵极浓烈，一朵朵仿佛雕刻在枝头。耀眼夺目。不几日，叶片一叶叶地伸出头，绛紫色的叶片包裹着花朵，很是般配，花也并不觉得浓艳了，有一种风雅的美。

“海棠珠缀一重重”，小区公园对面十几株海棠连片开起来了，春色美到了极致。东坡先生最惜春，“唯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到了，怎样珍惜都不够。花色美好，奈何春光难留，且爱且惜。惜物之美，东坡先生做到了极致。“半卷湘帘半掩门，碾冰为土玉为盆。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。”黛玉是冰清玉洁

从食物走向传说的鱼(上)

潮退房闾以自固。壳可砌墙，可烧灰，肉最甘美，晒干曰蚝豉。”这是深圳人至今仍非常熟悉的食物，蚝即牡蛎，在北方叫海蛎子，大连口音被人称为海蛎子味。在福建称为蚵仔，以加水后的番薯粉浆包裹之，和以鸡蛋、葱、香菜等，煎成饼状物，即闽南名吃蚵仔煎。合澜海者，位于现在的深圳市沙井街道及附近海域。县志中的记载显示当时已有非常成熟的养蚝方式。城市膨胀后，海水遭到污染，现在所谓沙井蚝，多是在江门、湛江、汕尾一带以沙井技术养殖而来。

另如石斑鱼、河豚、虾、蟹、螺、海胆、章鱼等，既不得食，也可通过文字、视频和口口相传的方式接触到。

更多的海中物，今日翻阅，如读山海经，精灵古怪，颇堪把玩。

海鳅，“大者长数十丈，眼大如箕，牡蛎、蚌、螺丛生背上。”鲈鱼，“大者十

余丈，嘴骨数尺，排齿如锯，有力善斗。《广輿记》名狼藉。谚云，海鳅虽大鲈鱼强。”其实海鳅就是今天的露脊鲸，鲈鱼也是鲸鱼之一种。两者都以“丈”为身长单位。大，撑一撑自己的想象，倒还不难接受，但脊背上长牡蛎和蚌、螺，又不是石头，如何做到？事实上，这些附着物，是指藤壶，乃附固在近岸岩礁上一簇簇灰白色有石灰质外壳的小动物，形似马的牙齿，又称“马牙”，有时也附着在硕大的海中动物上。古人分不清，容易混淆为牡蛎或螺蚌。

鬻鱼。“重数百斤，嘴如豕(读作“家”，意为“公猪”)喙，脊若锋刃，有乌、白二种……肉甚腥，不可食。渔人捕之以煎膏，夜照读而不伤目。”这种同样巨大的生物为海豚或江豚，或黑或白，亦为鲸鱼之一种。鱼油可用来点灯照明，农耕时代的渔民或常见，今日听来已觉讶异。

书中介绍的这些鱼，总有一两句让你心里一动，或者一惊。作者暗合了演艺舞台上的精髓，三句话必一个包袱，带着你始终向前走。

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化部举办的“民间艺术一绝大展”中获银奖；2000年，他获得河南省轻工业厅授予的“工艺美术大师”称号。

老许家的房子有300多平方米，但基本都成了他的工作室。楼下主要是上色和摆放成品，捏塑毛坯和晾晒主要在二楼。在二楼1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，摆满了捏好的大小大小、形态各异、排列整齐的泥泥狗坯模。老两口的卧室也几乎被泥泥狗占领。其实，许述章一家都会做泥泥狗，他笑称这是全家总动员。许述章的妻子孙秀灵也来自泥泥狗制作世家，嫁给老许后，夫妻一起做。老许的儿子也会做，就连两岁的小外孙女也跟着他做。

和老许聊天，我印象最深的那句话就是：民俗文化应保护。“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我琢磨着，今后不光要做下去，多挣钱，更要宣传好、保护好‘泥泥狗’艺术，把这民俗文化遗产下去，让社会主义新农村多一些文化和艺术的气息，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前途和希望。”这朴实的话，尽管过去了很多年，还让我记忆犹新。

做了四十多年泥泥狗

活泼，堪称无奇不有，制作方式则十分古老：用“高粱秆”上彩，一根竹签挑两孔，互相交会即可吹出悠远明亮的声音。

1990年代，许述章特地学习有关伏羲文化的知识，还反复研读《山海经》《搜神记》等神话传说，从中寻找创作灵感。他还多次到北京、郑州拜访民俗学家，遍访本地不同的“泥泥狗”世家，挖掘掌握了200多种传统泥泥狗的制法。在制作泥泥狗的同时，许述章想把这些古文化传下去。

“泥泥狗的特征就是又‘土’又‘老’，它要表现的就是一个‘初’字，是讲人类混沌初开的时代。有些人想弄花哨些、漂亮现代一些，这是不对的，真正懂这些艺术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做。要原汁原味的民间创作，要‘土’才能站住脚跟。”在老许看来，泥泥狗是靠着一代代艺人“遵古”的艺德把原始图腾文化延续至今。而他的作品也是靠“土”才打开了知名度。1994年，

春花帖

之人，那日在海棠诗社为白海棠赋诗，黛玉姑娘最得海棠神韵。

丁香花开得不管不顾。倘或是无视走过，汹涌的花香却也会令人回首。尤其是在春天的夜晚，暗香袭来，消乏醒脑。丁香花空结雨中愁。如果不在雨天看一次丁香花，实在就辜负了它。细雨蒙蒙，雨中看丁香正好，纤弱的花，楚楚动人，白丁香雅，紫丁香幽。戴望舒一首《雨巷》，似一纸幽梦，牵动多少人情思。

暮春时节，诸花将尽了，元宝枫却一树青翠，翠色好似能滴出水来。枝叶间绽开一簇簇豌豆大的黄花，嫩嫩的鹅黄，微微的绿，如婴儿般柔软、细嫩。如珠玉如翡翠，养眼极了。枝叶轻笼，绿云生烟，风带动一簇簇黄花，低头点头，枝叶蔓荒，像拢起一团团绿烟，在春风中摇曳生姿。

樱花粉色的花瓣，幽微精致，相比桃花的肤浅，樱花多了几分端庄，几分优雅。我每天上班都要路过一株樱

树，树并不大，花却开得繁茂，一朵朵樱花缀在枝头优雅、从容，看得久了目驰神飞，人就在粉色的花下痴懵。风吹落，花如雪，扑簌簌的花瓣落人一肩，人竟痴了，移步不能。一低头，草地上一层粉一层绿。落花美得幽寂，惹人怜惜。“游丝软系飘春榭，落絮轻沾扑绣帘。”黛玉哪里是在葬花啊，分明是连春天一起收留了。

谷雨过后，公园里的芍药和牡丹就开了。白的，黄的，紫的，玫红，深红，降红，浅紫，一朵朵花开如盘。葛巾，魏紫，赵粉，御衣黄，香玉，白雪塔，状元红，荷包牡丹，有人指着花给孩子一一讲解。黑葡萄一样的眼睛发着光。一张张脸上带着惊奇惊喜惊讶。人面如花，孩儿面如花似玉，这是我在春天见到的最美的花，那样生动，那样明丽。

林带里，马兰花像紫色的蝴蝶，欣欣然在风中摇曳。让人想起童年，熟悉的歌谣就在耳畔，“小皮球，香蕉梨，马兰花开二十一，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。”听着童谣长大的人，又把儿歌传给下一代。

花似叶，岁岁年年，共占春风。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